半生缘，一世情

47年前，战火纷飞结下兄妹情
47年后，白发相聚携手夕阳红

战时岁月，他和她在保育院结下深厚兄妹情；而后，他远征后赴台湾，她辗转后居浙江，天各一方，不知音信；开放的年代，他和她白发人相聚，一个早已恢复单身，一个老伴不幸离世，于是他们再续半世纪前的情缘，携手度余生。

战争使她痛苦流离，也让她结识了此生最爱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哥哥天天帮我拎水

年逾七旬的李红和过世的老伴刘玉带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摇篮”里长大的。李红跟着嫂子从老家南京出发，一路吃尽苦头来到了后方。刘玉带的老家在山东济宁，战火已经烧到济宁时他还浑然不知，正在大街上和小朋友们玩弹珠，保育院的“妈妈”一把将他抱了起来，跟其他抢救出来的儿童一起，乘火车来到四川。

李红1938年走进四川分会第五保育院，在那里，她结识了刘玉带。李红一直保存着自己当年的一张照片，10多岁的小女孩却剃着光头。她用手比划着说：“我们那时候都生疥疮，好多女孩子都剃了光头，我有一段时间全身都用布包了起来，只留一张嘴吃饭，很可怜！”

保育院里虽然有吃有穿，可抗战时期的条件毕竟艰苦，“难童”们没有条件每天洗澡。“不洗澡我这身上就痒得不行，我想去自己舀水，但是保育院里烧水的锅很高，我够不着。刘玉带大我2岁，对我很照顾，天天都拎水送到洗澡房来。我在保育院时，一直叫他‘哥哥’。”1942年，刘玉带报名参加了中国青年远征军，从那时起，李红一直没能与哥哥刘玉带见上一面。

40多年两地相思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红被分配到浙江嘉兴念书。“后来我自己有了家庭，听说哥哥在台湾也成了家，虽然我们没有联系，却彼此思念着对方。”

1989年，刘玉带去台湾的一位保育生同学张大姐家拜年，张大姐刚从杭州亲戚家回来。刘玉带眼前一亮，迫不及待地问张大姐：“我以前在保育院里有个妹妹，听说后来去了浙江。我们分开好多年了，很想念她！”张大姐觉得这样的寻找犹如大海捞针，希望太渺茫。没想到，刘玉带竟在张大姐家里哭了整整一夜，张大姐惊呆了：“你就这么想念她吗？”

后来，他们向杭州保育生同学会打听消息。杭州同学会的保育生们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红，可这时的李红却难以接受。她伤心地说：“这么多年来我受了很多罪，一波三折地活到今天，就让我一个人过点安稳日子吧！”“其实我也很想他。”李红哽咽着说，“每次同学会散会时，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哭，心里很难过。”

老了还是要照顾你

1989年初夏，内心充满对往日保育院生活回忆的刘玉带老人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办理了探亲证，一定要来看看自己的妹妹。

“其实我是很矛盾，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我的爱人就是被批斗死的，我是被斗怕了，担心这个台湾‘亲戚’会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李红说，1989年6月，她在杭州保育生联谊会同学们的陪同下，一起到机场迎接哥哥。“我们见了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是抱头痛哭。找了这么多年，终于能见上面了！”

“见面以后，我们聊了很多。后来他知道我老伴已经去世多年，就告诉我，他离婚后也是单身一人。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哥哥情绪很激动，他对我说，我们小的时候我照顾你，老了我还是要照顾你。”就这样在跨越海峡两岸、办理好各种手续后，1990年李红和刘玉带两位老人在浙江黄岩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接下来的几年里，老两口走南闯北地去了不少地方。有一次，她陪哥哥走了一趟郑州，参观了当地的一所小学，看到大冬天坐在没有窗户的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们，刘玉带受不了了，他说：“我们小时候吃的苦已经够多了，现在的孩子不能再吃苦了，我们捐一万元钱吧。”

百年后还要在一起

2001年10月7日，在和妹妹李红团聚了13年以后，哥哥刘玉带因病离世，他也带走了妹妹对她无尽的牵挂。李红说，因为怕她看到骨灰就要哭，她的子女不让她把哥哥的骨灰放在家里，而是存在了公墓，“等我百年以后，就又可以和哥哥团聚了，到时候我们就再也不用分开了。”

快报记者 陈岚 见习记者 杨扬

【“生死相聚”连续报道】

因为一场意外，一名53岁的老人全身90%的皮肤深三度烫伤，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当得知要治好父亲需要一笔天文数字的费用时，一双在生活中独自艰难挣扎的儿女此时异口同声地表示，愿意献出自己，拯救父亲。

父亲重度烫伤 姐弟“卖身”拯救

姐弟欲卖身救父

从9月13日父亲住进医院那天开始，25岁的淮安青年陆宏就意识到自己原本计划好的生活全部被打乱了，甚至于他的理想、他的爱情也不知要延后多少年才能实现。

“我看见父亲被烫焦的身体，我的心在滴血。”陆宏的眼神写满了沧桑和焦急。主治医师告诉他，父亲的医疗费起码要有十几万元。

9月15日，一直在广东打工的姐姐——29岁的陆英也赶到医院。“现在能跑的亲戚我都跑了，只能凑到5万块钱，实在是没有任何办法。”陆宏的脸痛苦得扭曲了。

陆宏与姐姐商定，如果谁愿意出钱救父亲，他愿意与他签订终身合同，为他卖一辈子命；姐姐陆英则说，她愿意嫁给救父之人，无怨无悔。

突如其来的车祸

陆如学，淮安金湖官塘乡的一位朴实无华的村民，是这个四口之家的主心骨，因为妻子倪生兰遭遇过两次车祸丧失劳动能力，陆如学独揽了所有家务和农活。

昨天，记者见到这位老人时，他的全身用纱布包住。这场灾难发生在9月13日的白天，陆如学正在路边检修拖拉机。此时一辆装满石灰的农用卡车疾驰而来，农用卡车见前方有人，赶紧急刹车，由于惯性太大，卡车侧翻，一卡车的石灰往陆如学身上倾泻而去。陆如学整个人都埋在了滚烫的石灰当中……

迈上救父征程

陆宏首先停止了自己刚刚起步的事业——媒体广告代理业务。他卖掉了所有的家当，包括传真机、打印机等，将换来的几千元钱汇进了医院的账单。

无奈之下，陆宏想到一个人，那就是村里一个百万富人家，这家富人曾经有心招陆宏入赘。陆宏考虑，如果能入赘富人家，父亲的医疗费也许就不成问题了。陆宏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至于姐姐愿意嫁人的事情，陆宏说，姐姐当时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这个设想。

姐弟俩的决定没有瞒得住母亲，记者在医院见到倪生兰时提到这件事情，她没有应声，只是看了看病床上做着血透的丈夫，满脸泪水。**快报记者 解璐 刘向红 文/摄**

姐姐陆英照顾重度烧伤的父亲